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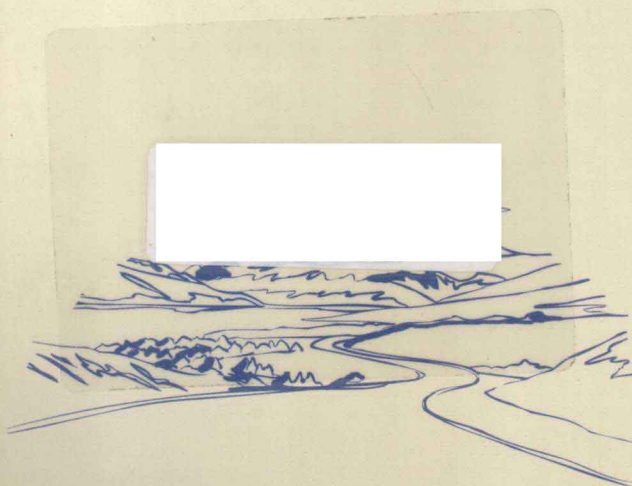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



归途

- 艾海提·吐尔地 著
- 巴赫提亚·巴吾东 译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羊皮鼓译丛

归途

艾海提·吐尔地 ◎著

巴赫提亚·巴吾东 ◎译

CHISOI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归途

GUIT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途 / 艾海提·吐尔地著 ; 巴赫提亚·巴吾东译. --
乌鲁木齐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1

(羊皮鼓译丛)

ISBN 978-7-5515-2955-6

I. ①归… II. ①艾… ②巴…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233 号

羊皮鼓译丛

| 归途 |

艾海提·吐尔地 ©著 巴赫提亚·巴吾东 ©译

出版人 徐江
责任编辑 康日崢
责任校对 郑莹 王荔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出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830012
网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 0991-7833940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印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5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15-2955-6
定价 32.00 元

CHISO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伸向大洋的路

第一章	朝觐之情	001
第二章	再见,可爱的喀什噶尔	011
第三章	蒙提卡达坂上的风风雨雨	031
第四章	赌徒的故事	044
第五章	山里的强盗	054
第六章	不安宁的日子	067
第七章	突然的消失	075
第八章	拉胡尔监狱	082
第九章	孤墓英豪	093
第十章	在卡拉奇的期盼	100
第十一章	希望之滨	116

第二部 太阳亲吻的地方

第一章	朝觐者	125
第二章	在麦加的流浪	143
第三章	手艺是瑰宝	156
第四章	金屋	171
第五章	来自埃及的媒人	181
第六章	爱的痴迷	192
第七章	消失了的情人	209
第八章	毒蛇事件	225
第九章	在皇宫里的日子	237
第十章	“萨拉姆公司”	249
第十一章	你在哪里呀? 我的故乡	261
第十二章	恩典与仇怨	272
第十三章	神圣之爱	281

第一部 伸向大洋的路

第一章 朝觐之情

①

三伏天的热浪正一股脑地拥堵着这个口袋般有口无尾的闹市，让阿提汗的丝绸商店像在蒸笼里一般闷热。阿提汗一会儿用鹅毛扇扇风，一会儿喝几口在这个闹市中奔忙的快脚巴克送来的冰酸奶。但是，还是没有凉下来，躁动的饥渴感也没有消除，燥热从体内向外喷涌而出，就连呼吸都觉得有点儿火烧火燎的。最后，他准备关上门回家，在自家门廊下去纳凉休息。

阿提汗年近五十，中等个子，平时总把下巴上的山羊胡子修剪得非常漂亮，头戴蓝色的满普朵帕^①，身着细黑纹路的白纺绸无领对襟长衫，脚穿用黑色山羊软皮缝制的绸面软鞋，中等个子，面容慈祥的地走过艾提孜尔清真寺前，几乎每走一步都会与遇见的熟人打招呼问好。当来到迦南路口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朝着叫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远处塔西卡热正在核桃市场旁边的店铺中伸出头，招呼他过来。

简短寒暄之后，塔西卡热为阿提汗递过来一把雕刻着花纹的无花果木折叠椅，椅子上铺着一块碎布垫子。

“哎哟，哎哟，您看，这天热得简直是没有办法了。”塔西卡热将手

①维吾尔族男性花帽的一种，是一种用丝绒做面料，上用丝线绣有简单花纹的花帽种类。

中的竹扇递给阿提汗说，“看样子，您在店里也是待不住了吧！”

他从柜台下拿出一把带有龙形花纹的漂亮茶壶，在两只碗里倒上了茶水。冒着热气的茶水散发着浓郁的丁香和豆蔻的香味。

“这样闷热的天气里，除了茶水再没有别的办法解暑呀。”塔西卡热给阿提汗递过茶碗说，“来，请喝茶！”

塔西卡热是一位年龄接近六十，高挑个头，稍显魁梧，很帅气很有风度的人。他头戴橄榄色的绸布朵帕，身穿白色丝绸质地的无袖长衣，衣服兜里揣着怀表，金灿灿的表链挂在衣服纽扣上。

塔西卡热的店铺在这很有名气。虽然在他的店铺里几乎找不到让人看一下就眼热的珍贵之物，但是，只要到这里来的人却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店里的商品大到纯银的烛台，小到贝壳纽扣，甚至还有擦鞋匠常用来给皮鞋上色的黑色干花，以及针线、别针等应有尽有。对钱币感兴趣的人来说，几乎可以在这里找到旧时充满污锈的方孔大钱。店铺的深处悬挂着狐狸、旱獭皮和各种样式的葫芦。这里不仅有婴儿满月前所要使用的专用导尿器，而且还有纳斯^①壶和养鸽人用得着的鸽哨等东西。

塔西卡热上上下下熟人非常多，人又和蔼、热心肠，完全可以把这间并不起眼，甚至极其简陋的店铺称为这个城市的新闻中心。他的这张铺着碎布垫子的折叠椅从来就不缺坐客，那个雕绘有龙形花纹的茶壶从严冬到伏夏都泡着散发浓郁香气的茶水。

“对了，先生，您去朝觐的事情怎么样了？”塔西卡热等阿提汗喝过一碗茶水之后问道，“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还没有呀，塔西卡热大哥。”阿提汗以一种无奈的神情说，“我这个人真是倒了霉运。没有抽到签，唉，一切都完了……”

“是没有被抽上吗？”塔西卡热很惋惜地说，“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老人们不是有‘不要为抽签感到不满’的老话嘛。我听说，这次的签是图尔逊·艾里县长亲自抽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前天来了紧急通知，”阿提汗开始解释道，“我赶忙来到衙

^①用蒜叶、柏树灰、石灰等混合制成的一种含服在嘴里的烟。

门一看，果真是那事儿。图尔逊·艾里县长亲手进行了抽签，而且还说‘抽到签的人参加今年的朝觐，没有抽到的人等来年吧’。排号的人很多，不过，被抽上签的人却很少……”

“听说，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得到了签，他们的头都骄傲得仰到天上去了。说是从亚普强、乌古萨克、塔西米利克等地方来的人都抽到了签？”

“哎，伟大的……”阿提汗停顿了一会儿说，“信徒有这等心愿，但成事还要看安拉的旨意呀！”

说到这里，阿提汗的心里满是失望，头也垂了下来。

“当然是那样的，先生。”塔西卡热朝阿提汗那边靠近了一点儿，“不过，这是个需要缘分的世界，如果真心去寻找这种缘分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耐心点儿吧，阿提汗！安拉始终会和耐心的人在一起的。您是个善良的人，安拉对您这样立志于神圣光荣事业的人，是会眷顾的！”

“道台衙门里的一位朋友说可以走走路子，”阿提汗最后抬起了头，带着些许希望地说，“所以，我在等，他那里或许可以给我点儿好消息。”

“那也好，”塔西卡热当即表态，“但是，如果抓不住窍门，不分清正道与邪途，事情也是办不成的。我给您出一个主意……”他凑到阿提汗的耳边嘀咕了好长时间，嘀咕完后，又谨慎地朝四周观望了一番。

“谢谢，塔西卡热大哥，”阿提汗一边起身，一边说，“我一定不辜负您在安拉的信仰道路上为我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件事，我付出任何东西都是心甘情愿的……”

阿提汗怀着失望和希望、忧愁和高兴、焦急和渴望的复杂心情朝家走去。

他家的房子坐落在迦南街。院落非常干净宽敞，一进门人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院子里有一棵白桦树，那些细长的枝条已经伸向了高高的屋顶。在白桦树边上放置着两个大花盆，一个种的是无花果，另一个是石榴树。无花果树上东一个西一个地结着一些果实，就像绿色的纽扣般闪烁着，石榴树也开了很多红花，闪耀着自己独特的色彩。修造得非常

漂亮的前廊宽敞而大气。通过一段砖梯来到二层亭台，池台之上摆放着千日红、丁香花、凤仙花、鸡蛋花、金枣花、万寿菊等，花朵散发着诱人的芳香，把院子装点成了十分优美的天然花坛。五彩斑斓的蝴蝶扑扇着娇嫩的翅膀，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为这个院子增添了异样的景致。

阿提汗是一个爱花的人。他每天都要为大花盆和各种小花盆中的鲜花喷水和松土，对这些花呵护备至。他每天还要在黑暗的外屋和家门
前悬挂灯盏。当家人不解地问为什么浪费灯油而这样做时，他总是回答：“这样做，人死了以后墓穴就会敞亮起来。”白天，只要阿提汗有空闲，他就会拿一把小砍砍和扫帚，去打扫和平整院子里、大门前，甚至去平整邻居家门
前高低不平的路面。因此，人们常夸赞阿提汗是“让安拉相中的人”。

阿提汗回到屋里，喝了一碗放凉了的冰糖茶水，来到客厅。这间客厅有着宽敞的门廊，门框上装饰着天蓝色的石膏线。他一进客厅就躺倒在了角落里的钢丝床上。屋里很静，凉爽且昏暗。这样静谧舒适的空间一会儿就让阿提汗陷入了无限遐思，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2

黎明那淡黑色的晓雾渐渐散去，阔广的地平线泛着鱼肚白。

人们做完晨礼走出了清真寺。刚才还非常静谧的巷道开始骚动起来。宫殿前老字号饭馆的老板用十分悦耳的嗓音吆喝起来，唤醒了沉寂一夜的城市。

“听着各位，抓饭已经蒸好，有钱的赶紧洗手，没钱的快点儿顺着墙根离开！”

塔西卡热从迦南路口的清真寺里出来，赶上了比自己先几步出来的阿提汗。

“艾萨拉姆艾来库^①，阿提汗！”

“外艾来库木艾萨拉姆^②，塔西卡热大哥！”

①②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

他们停在巷子边上的小水渠旁。渠沟里流淌着涓涓细流，喝饱了水的钻天杨高高耸立着，细嫩的枝叶在清晨的爽风中轻轻地发出沙沙声。远处两个用人把裤腿儿挽到大腿根，一只脚泡在水里，正在向路面上洒水。

“给你一个好消息，阿提汗。那件事儿好像能成了。”塔西卡热放低声音说，“我那个搞通译工作的外甥和道台衙门外事部的头头儿杨穆迪说了说……”

“他怎么回答？”阿提汗急切地问道。

“他虽然嘴上没有说可以，但眼睛里已经表现出没问题的意思了。现在就要看我们怎么放诱饵了。不过，我怕给你带来过多的开销，有点儿担心。”

“感谢您的好意，塔西卡热大哥！”阿提汗激动地说，“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自己在安拉的信仰方面所跨出的步伐而感到后悔的。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塔西卡热被他的恒心和善良打动，感动地说：“凭主的安排，安拉不会让你远离凯乌赛尔圣泉，伟大的穆斯塔法的恩赐的！我也满心希望你能够顺利踏上这个神圣的旅途！”

“愿安拉赐予我们顺利……”阿提汗似乎是在安慰自己，也好像感觉到了某种阻力和恐怖，轻轻嘀咕道。不过，不知怎么的，他的心跳渐渐快了起来。

长久以来，朝觐是阿提汗，心里一直筹划着的最神圣的愿望。这愿望里除了包含着他自己强烈的宗教意识、追求和义务感之外，他父亲的遗愿也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父亲阿西姆俄罗斯是一位较有声望的商人。他当时主要在中亚，尤其是卡赞、夏马尔等地做生意。在1942年初，阿西姆俄罗斯为了去朝觐而办理了护照，同时为出远门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他准备上路的那些天，没有想到遭遇了飞来横祸。盛世才背叛了“三民主义”，在搜捕亲苏分子的时候，一天夜里，把他也抓走了。因此，阿西姆俄罗斯的朝觐愿望彻底落了空。当时，阿西姆把这个神圣的愿望就交代给了儿子阿提汗。他在监狱中劝告儿子说：“儿子，完成朝觐功课是伊斯兰教徒的重

要职责,只要身体和财力允许,每个穆斯林都必须要去完成。如果放弃朝觐,就如同拆毁伊斯兰大厦般罪恶难赦。我自己去朝觐的愿望看来无法实现了,你一定要履行这项功课,替我完成这个心愿……”实际上这也成了阿西姆俄罗斯最终的遗嘱。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父亲的遗嘱时时刻刻回荡在阿提汗的耳畔,他的心中燃烧着去参拜安拉天房的热火。这种渴望和信仰没有让他得到一天的安宁。

“如果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话,我可以抚胸起誓,塔西卡热大哥。”阿提汗迫切地说,“如您所说,这种事儿等到以后就难办了。现在我的希望就全仰仗您了!”

“首先要依靠安拉,阿提汗!有条件的人一生之中至少要去一次麦加朝觐,这是义务。不过,如果安拉不召唤,我们这些奴仆是不会得到这个机缘的。”塔西卡热提醒他说,“此外,按照安拉的旨意,我要为您的事情操劳。您只要在安拉的天房——克尔白前为我这个朋友做个祷告就行了。”

“这祈祷要做一千次才行,”阿提汗满心欢喜地说,“塔西卡热大哥,您的那位外甥说了需要多少钱吗?”

“那个叫做杨的官员好像说是一个护照要十索姆^①的五个金币。您说要办两个护照,所以没有好意思向您说这么多钱。您说说现在这些败类的胃口怎么越来越大,几乎到了连炼狱的火都敢于吞咽的地步了。”

“没事儿,没事儿……”阿提汗较为吃力地说,“只要事情能成,钱没有问题。您的那位外甥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人们叫他依力木翻译,是道台衙门中官员们的通译。”

“我去和他见个面,您觉得怎么样?”

“您想见见也无妨。不过,您放心,他是自己人。大拇指离开了手掌能去哪里呀!”

“那么我就交付给您了。”阿提汗满怀信心地说,“今天午祷后我就把十个金币给您送过来!”

^①维吾尔族旧钱币的名称,代表一块钱的币值。

塔西卡热一边道别一边说：“行啊，我就在店里等着您。您放心去作其他准备吧。这是个既漫长又困苦的旅程，准备得越充分越好！”

他们道了别，阿提汗向着自己的家走去。他虽然为自己白白损失了当当响的金灿灿的十枚金币而伤心，但是想到父亲的遗愿，眼前就会浮现出任何一位穆斯林在梦中也会念叨的去麦加朝觐的事儿，心里就轻松了许多，而且还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心里美滋滋的。

3

这天晚上，阿提汗的家里非常热闹，全家人都聚集到了一起。汽灯把铺着毯子的大客厅照得跟白昼一样。客厅中央铺开的麻布餐单上摆满了糖果、干鲜果品、烤包子、油煎包子。

阿提汗要在这里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坐在最靠里的宾客席上，怀里抱着两岁的长孙，正在逗着孩子玩。可爱的孩子玩闹不止，一会儿揪扯阿提汗的胡须，一会儿又取下自己头顶上的小花帽。阿提汗把孙子戴的巴旦木花纹的小花帽戴在了自己头上，看到他这个样子，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

“爸爸，这花帽您戴着非常合适，您完全可以这个样子上路去朝觐。”他的大女儿麦斯图拉笑着说，“既然我们都去不了，至少让我们孩子的朵帕花帽随着您走一趟。”

麦斯图拉是阿提汗的第一个孩子。在三年之前，她十八岁时，阿提汗把她嫁了出去，履行了做父母的义务。她现在是一位完美的、漂亮的、地地道道的少妇。今天，她身着宽大的暗红色纱质裙子，头戴金丝朵帕，青丝用沙枣树胶打理得齐整有序。白嫩略微粗壮的手臂上的金镯和手指上拉丁式的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她跪坐在只有十二岁的妹妹法蒂曼的身边，给坐在餐单四周的家人倒茶递水。在麦斯图拉的上方，阿提汗的正对面，坐着孩子们的母亲汗忒丽拉。她以特别温存的态度一会儿向着丈夫，一会儿向着孩子们投去关爱而又自豪的目光。她那因为身孕而略带臃肿的身体穿着橄榄色黄缎质地的宽大长裙，头戴叠成三角的丝质头巾。

这时，阿提汗停止了和孙子的逗玩，抬起头，先端详了一下老婆，

然后把孩子们也一一端详了一下,说:“我们的主安拉除了给那些向自己诚心诚意尽仆人义务的信徒赐予天堂之外,还说要以光亮的容颜相送。如果安拉恩赐,不久我或许会获得赴安拉那吉祥的天房朝觐的机会……”

“愿安拉给予平安,让你实现夙愿!”汗忒丽拉祈福说道。

“愿如你所说!”阿提汗疼爱地望着老婆说,“我今天在你们各位面前要说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咱家的店铺向外出租一年,并卖掉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纳扎尔巴格那里的土地。我粗略算了算,这样的话才可以筹措到朝觐来回的开支,也可以保证家用和孩子们一到两年的费用。第二,我想了很久之后,决定带上儿子艾克拜尔和我一起上路……”

此言一出,客厅里先前那种轻松的喧闹一下子变成了死一般的沉寂。尤其是汗忒丽拉惊得哑口无言,头也耷拉了下来。她非常疼爱他们唯一的儿子,把他视为自己生命中最珍爱的依靠和未来。艾克拜尔也非常敬爱母亲,和母亲的关系也最亲密。如果后来不是有了妹妹法蒂曼,他到四岁还会继续吮吸母亲的乳汁。

“爸爸,我也要去吗?”艾克拜尔不确定地问道。

刚才,他偷偷从餐单旁跑开,蹿上了在客厅西北角近旁放着的大花箱子。

他今年十六岁,皮肤细嫩,容颜稚嫩,长相容貌与父亲阿提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缩小版的阿提汗。

“是的,你也要去,儿子!”阿提汗庄重地说,“我也在给你办护照。”

阿提汗带着儿子一起去朝觐是有自己想法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儿子通过出门旅行来开阔视野。艾克拜尔在皇家经学院学习了六年,对阿拉伯语比较熟悉。现在到阿拉伯世界去转一趟,看看那些神圣的地方,在那里进行参拜回来,对孩子的未来及信仰都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阿提汗实在不忍心留下独生子去出门,因为这孩子比较调皮,有点娇生惯养,况且孩子母亲过分地疼爱他,怕自己不在的时候惹点儿什么事儿,也是不好说的。

阿提汗本来认为,对他这个决定阿克拜尔一定会欣喜若狂。但出人意料的是,阿克拜尔并不是十分高兴。这种情形让阿提汗更加感到自己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我的学习怎么办?”阿克拜尔以赌气的口吻问道,“已经学了六年,难道我要半途而废吗?”

的确,阿克拜尔喜欢在经学院学习,正因为如此,他的学习在塔里普^①们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再过几年就会结束这里的学习,像他的老师加拉力丁·买吾力维一样,去印度或者埃及的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老师也支持他这种崇高的理想,正在用更多的关爱和要求对他培育着。

“学习是不会荒废的,孩子,”阿提汗像是在安慰他似的说,“我们回来之后你还要继续学习,到那时或许你会学得更出色!”

阿提汗稍微让儿子宽心之后,回过头来看着老婆,在一阵沉默之后说:“你有什么意见,孩子他妈?你是不愿意让你儿子随我而去喽?”

“不是,不是那样的……”向来对丈夫的决定是说一不二的,且也从来就觉得反对是不妥的这个温顺的女人,强压着内心的不满和深重的怨气,说着违心的话,“男孩子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父亲的拐杖。这是个幸福而又艰苦的旅程,有阿克拜尔给你做伴是好事儿,我很乐意……”

“那太好了,你这句话太对了!”阿提汗对老婆的话感到非常欣慰,“我们所有的事儿一直都很舒心,十分顺利。凭主的安排,我们的旅程也会是这样的。我不想你们有一星半点儿的不满,如果是那样,安拉也不会让我们的这个旅程顺利舒心的!”

“您放心吧,爸爸!”麦斯图拉宽慰父亲说,“您怎么想就怎么办吧,不是有句话说:父亲满意,安拉也就满意嘛!”

麦斯图拉的话就好像给这次会议作了个总结似的,这个家庭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

第二天,当阿克拜尔要去朝觐的消息传遍经学院时,同学们开始了各种争辩。有些人取笑并吓唬他说:“你还是个没有脱掉乳毛的鸡仔,你的朝

①指学习《古兰经》的学生。

觐是永远不被接受的。你会在米纳向撒旦扔石头^①时跟不上人群，会跟着撒旦走掉，也说不上！如果你杀过猫，那么会掉进红海淹死的……”有些人则十分羡慕地说：“你非常有福气，阿克拜尔，你小小的年纪就踏上了这样神圣的旅程，你会有幸周游世界的另一头后再回来的……”

阿克拜尔在当天下午去拜见了老师加拉力丁·买吾力维。他心想：我如实地把心里的话、以后的打算和憧憬告诉他，他会去见父亲，让他回心转意的。他相信老师会这样做。这也成了其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会赶在他之前与加拉力丁·买吾力维见了面，并且把这事儿定了下来。所以，当阿克拜尔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之后，老师提醒他说：

“父亲的命令是神圣的，对孩子来说听父亲的话是瓦直布^②。你要非常高兴满足地踏上这次旅途才是。你会亲历世界，心智会完全打开。在安拉的天房做祈祷，你的信仰会得到力量。你回来后再继续来这里学习，我会等你的。”

至此，阿克拜尔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他彻底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如同老师所说，他不得不愉快地接受父亲的决定。

这件事儿过去一个星期后，阿提汗收到了两本护照。带有十二颗星星的，盖着四方印章的出国凭证，这让他的头都仰到天上去了。

①穆斯林朝觐仪式之一“射石”。就是要向象征着恶魔的石壁扔石头的仪式。

②穆斯林必尽的义务。

第二章 再见,可爱的喀什噶尔

1

阿提汗已经开始了出门的准备。

纳扎尔巴格的土地与房子让那里的大地主以高价买去了。丝绸店也租出去了一年时间,所有的钱都提前支付了。阿提汗把所有的腾格^①和纸币都兑换成了十索姆、五索姆的尼古拉^②金币,为家里的妻子儿女准备了足够两年使用的生活物品。然后,他和同城里今年得到赴朝觐通行证的人们联系,准备在之后的十天半个月内组成一个商队出门旅行。

在这些时日里,汗忒丽拉格外忙碌。她全然顾不上怀了孕的身体,日夜都在为丈夫的旅行奔波操劳。她一会儿烤制旅行吃的小油馕,一会儿要炒沙枣炒面,一会儿赶制艾克拜尔的衣服裤子。汗忒丽拉好像是在与艾克拜尔诀别一般,总会紧紧地把他拥在怀里,仔细地抚摸他的脸面和头发,洒下成串的泪水。每当这种时刻,艾克拜尔都会沉浸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之中享受着母亲的慈爱。

今天是巴扎日,阿提汗在近晌午的时候带着艾克拜尔出了门。他们走过亚尔巴格大门,来到了图曼河岸边上的牲畜市场。这个市场异常火爆,来回奔跑的马匹和毛驴蹄子带起的尘土,使得空气中充满了尘雾,人畜攒动的巴扎上空盖上了一层灰雾,人们的发须和眼睑都落满了灰尘。阿提汗在市场里转悠,非常仔细地观察着每一头毛驴。他想为此次旅行挑选一头上好的毛驴。一位牲口贩子看到他一直注意着市场上的

①金银币。

②旧时俄罗斯的钱币名称。

毛驴，就拽了拽他的衣襟问道：

“霍加^①你想买毛驴吗？”

这个牲口贩子是一位面相善良、长相英俊的中年人。

“是的，我想买一头毛驴。”阿提汗回答道。

“巴扎里的毛驴多得是，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是小毛驴、公驴、母驴，或者是骡子，还是行路驴？”

“我要的是行路驴！”阿提汗赶忙压低声音接着说，“就是行路驴也得是能够走长途的驴才行！”

“好的，我明白！”牲口贩子轻轻挥了挥手说，“您的旅行是一次艰苦而又幸福的旅程，如果没有合适的毛驴是不行的。我建议您今天离开市场回家去。您的旅行没有一头焉耆的毛驴是不行的。焉耆那里的毛驴个头高大而且有力气。”

“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驴呢？”阿提汗焦急地问。

“您再等两三天，”牲口贩子把阿提汗拉到一旁，“我的一个熟人正从焉耆赶着一群毛驴回来，我就从中给您选一头。”

“太感谢您了！”

“先别急着说谢谢，等以后在路上说吧！”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您呢？”

“您依然上这里来找我！我的生活和我的坟墓都在这里！”牲口贩子说着，并把自己的姓名说了一遍就走了。

阿提汗出了牲畜市场来到了鞍具店。这里马具、驴具如同鹰爪一样排列着挂在墙上。阿提汗没有看上成品的驴具，就以三天的期限向店主预订了一个宽大的毡垫驴鞍子，并且留下了一枚带有人头的银币做订金。

“爸爸，我们买一个现成的驴鞍子不也行嘛！”艾克拜尔对父亲特意定做驴鞍子感到吃惊，“价钱也会便宜许多。”

“不行，孩子，我们定做是对的。”阿提汗向他简短地解释说，“驴鞍子对旅行来说非常重要，你以后会知道的！”

^①霍加一词在这里表示一种尊称，意为圣人的后裔。

阿克拜尔虽然不大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还是应了一声“好”,仍然跟在父亲后面走着。

这会儿他们来到了刀具巴扎。阿提汗走过了很多刀具匠的店铺,最后在一位看着十分面善却早已老得干瘪了的刀具匠前停了下来,对着阿克拜尔说:“儿子,刀子是男人的伴侣,在旅途中会大有用处,我给你也买一把。”说着他拿起一把青铜刀柄的小匕首,向店主问道:“师傅,这把匕首我该给你多少钱?”

“给我一秤子玉米的钱就行,霍加!”刀具匠那满是火灰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善意。

“哦哟,怎么是这样让人无法接受的价钱呀!”阿提汗说,“你多少要得靠点谱吧!”

“不是的,先生。东西是好东西呀!”刀具匠边说边开始削刮公羊角。他那黝黑、满是皱褶的脸上,透着老实、勤劳与诚恳。

“打磨一块铁,插进一个铜把子里,这很难吗?”阿提汗自己也不知道说这话是因为商人固有的职业习惯,还是只是说了句套话而已,“况且看上去还很钝!”

“什么?刀钝?”刀具匠好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似的“啪”的一声扔下手中的活儿,从旁边抽出一根长羽毛扔向空中,用匕首在空中那么一晃,长羽毛就被劈成了两半。

“这才叫刀刃!”刀具匠愤怒地说道。

阿提汗本身就是一位心地善良非常本分的人。他对刀具匠的手艺其实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好了,这把匕首我买下了!”他十分爽快地说,“你再为我选两把上好的剃刀。”

“爸爸,你要剃刀干什么,有了匕首不就得了?”阿克拜尔玩弄着手里的匕首问道。

“匕首干不了剃刀的活儿,孩子!”阿提汗手里拿着刀匠选出的一把剃刀在自己的指甲上试了试刀刃,接着说,“我们不只是在城市里旅行,一路上会有无尽的戈壁荒滩、山川沟壑。没有剃刀,我就没有办法为别人剃须刮脸了。这把剃刀我要了,再给我拿一把!”